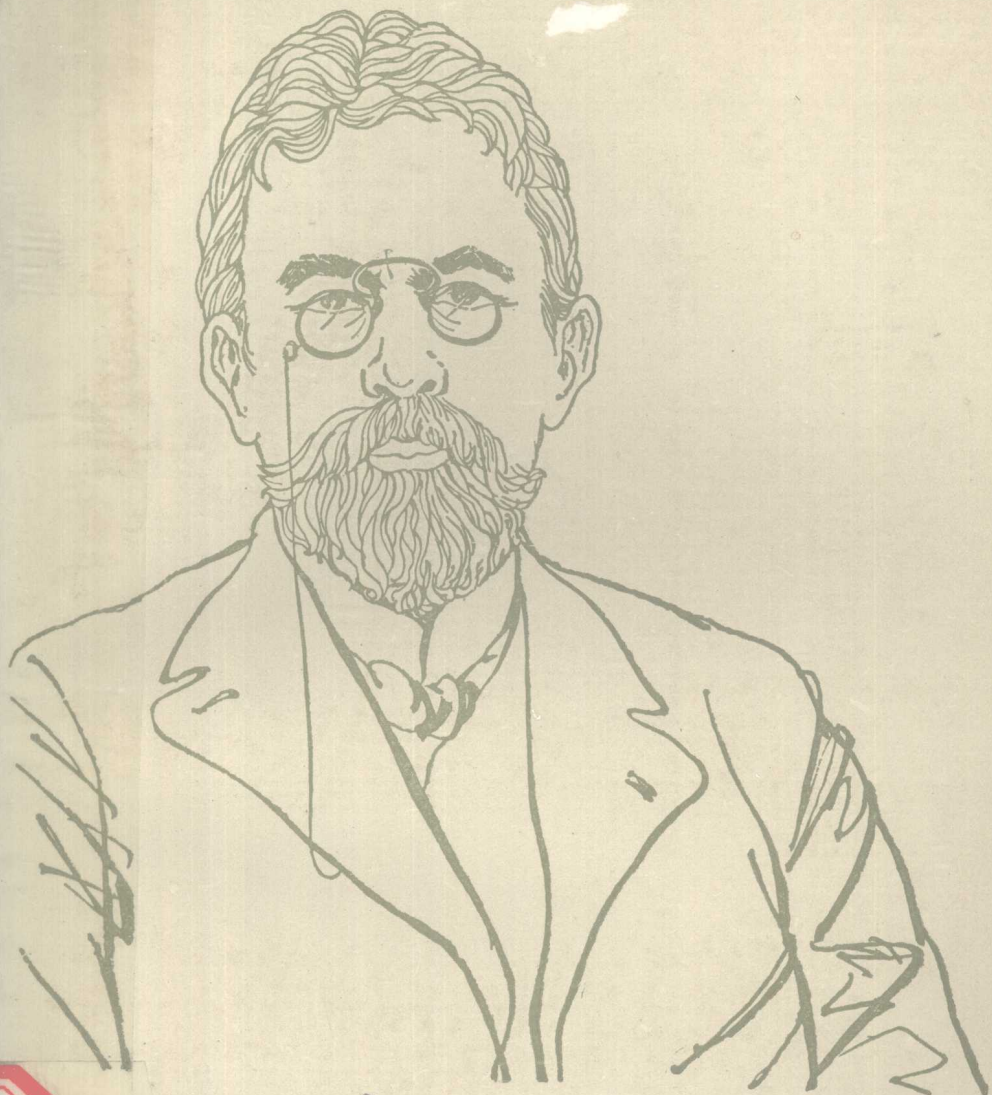




契诃夫文集

第十二卷

上海译文出版社

契诃夫文集

汝龙译

第十二卷

上海译文出版社

А. П. ЧЕХОВ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Т. К

根据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62 年版本译出

契 诃 夫 文 集
第 十 二 卷
汝 龙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全 国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5 插页 2 字数 323,000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4,000 册

ISBN 7-5327-1703-8/I·1026

定价: 19.30 元

目 次

树精(四幕喜剧).....	1
纪念日(独幕笑剧).....	103
海鸥(四幕喜剧).....	123
凡尼亚舅舅(乡村生活四幕剧).....	195
三姐妹(四幕正剧).....	263
论烟草之害(独幕独白剧)(1903).....	351
樱桃园(四幕喜剧).....	359
题解	433

树 精

四 幕 喜 剧

剧 中 人 物

亚历山大·符拉季米罗维奇·谢烈勃利亚科夫——退休的教授。

叶连娜·安德烈耶芙娜——他的妻子，二十七岁。

索菲雅·亚历山大罗芙娜(索尼雅)——他的前妻的女儿，二十岁。

玛丽雅·瓦西里耶芙娜·沃依尼茨卡雅——三品文官留下的寡妇，教授的前妻的母亲。

叶果尔·彼得罗维奇·沃依尼茨基——她的儿子。

列奥尼德·斯捷潘诺维奇·热尔土兴——没有在学校毕业的工艺师，很有钱的人。

尤莉雅·斯捷潘诺芙娜——他的妹妹，十八岁。

伊凡·伊凡诺维奇·奥尔洛甫斯基——地主。

费多尔·伊凡诺维奇——他的儿子。

米哈依尔·尔沃维奇·赫鲁肖夫——地主，曾在大学的医学系毕业。

伊里亚·伊里奇·佳津。

瓦西里——热尔土兴的仆人。

谢苗——磨坊工人。

第一幕

〔热尔土兴庄园的花园。有阳台的正房。正房前面的小方场上有两张桌子：一张摆早饭的大桌子，一张摆凉菜的、比较小的桌子。〕

〔下午两点多钟。〕

—

〔热尔土兴和尤莉雅（从正房里走出来）。〕

尤莉雅 你还是穿那身灰色的衣服好。这一身你穿着不相称。

热尔土兴 没关系。这无所谓。

尤莉雅 列涅奇卡^①，你为什么这么闷闷不乐？难道过生日可以这样吗？你这人真不好！……（把头靠在他的胸脯上）

热尔土兴 少亲热吧，劳驾！

尤莉雅 （含泪）列涅奇卡！

热尔土兴 你与其来这套无聊的接吻，做出各式各样亲热的眼神，送给我那些我根本用不着的、形状象小皮鞋的表坠，还不如把我求你的事办一办的好！为什么你没有给谢烈勃利亚科夫家写信？

① 列涅奇卡以及下文的廖尼亚均为列奥尼德的爱称。

尤莉雅 列涅奇卡，我写过了！

热尔土兴 你写给谁哟！

尤莉雅 我写给索涅琪卡^① 呗。我请她今天务必来，一点以前务必来。我凭人格担保，我写了！

热尔土兴 可是现在两点多了，他们还没来。不过，随他们便吧！不来就算了！这件事应该丢开才是，反正不会有什么结果的……只落得丢脸，心绪恶劣，也没什么别的了……她理都不理我。我长得不好看，不招人喜欢，浪漫的气息我一点也没有；要是她嫁给我，那只是图私利……贪财！……

尤莉雅 不好看……你真是不了解你自己。

热尔土兴 嗯，是啊，倒好象我瞎了眼似的！我的胡子是从这儿，从脖梗上长起来的，不象人们那样……我的唇髭又是这副样子，鬼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的鼻子……

尤莉雅 你干什么托着你的腮帮子？

热尔土兴 我眼睛底下又痛起来了。

尤莉雅 而且有点肿。让我吻一下，它就消了。

热尔土兴 胡闹！

[奥尔洛甫斯基和沃依尼茨基上。]

二

[人物同前，加上奥尔洛甫斯基和沃依尼茨基。]

奥尔洛甫斯基 小宝贝，我们什么时候才吃饭啊？都两点多了。

尤莉雅 亲爱的教父，要知道谢烈勃利亚科夫一家人还没来呢！

^① 索涅琪卡以及下文的索尼雅、索菲均为索菲雅的爱称。

奥尔洛甫斯基 可是要等到什么时候呢？我饿了，小乖乖。喏，
叶果尔·彼得罗维奇也饿了。

热尔土兴 您家里的人会来吗？

沃依尼茨基 我走出家门的时候，叶连娜·安德烈耶芙娜正在
换衣服。

热尔土兴 那么他们一定来吗？

沃依尼茨基 一定的话也没法说。万一我们的将军发了痛风
病，或者心里一闹别扭，他们就不来了。

热尔土兴 既是这样，我们就开饭吧。有什么可等的！（喊叫）伊
里亚·伊里奇！谢尔盖·尼科季梅奇！

〔佳津和两三个客人上。〕

三

〔人物同前，加佳津和一些客人。〕

热尔土兴 请吃凉菜。请吧。（在放凉菜的桌边）谢烈勃利亚科
夫一家人没来，费多尔·伊凡内奇^① 没来，树精也没来……
他们把我们忘了！

尤莉雅 亲爱的教父，您喝白酒吗？

奥尔洛甫斯基 只要一点点。这就行了……足够了。

佳津 （把食巾扎在脖子上）您把家务料理得好极了，尤莉雅·
斯捷潘诺芙娜！我不论走过你们的田野，还是在你们花园里
树荫底下散步，还是瞧着这一桌子菜，到处总是看见您的有
魔力的手的强大威力。为您的健康干一杯！

^① 费多尔·伊凡诺维奇的简称，下同。

尤莉雅 不愉快的事多着呢，伊里亚·伊里奇！比方说，昨天纳扎尔卡没有把小火鸡赶到小棚子里去，它们在花园的露水里过了一夜，今天就有五只小火鸡死掉了。

佳津 这可不行。火鸡是娇嫩的家禽嘛。

沃依尼茨基 （对佳津）维夫饼干^①，你给我切一块火腿！

佳津 遵命。这火腿真出色。不亚于《一千零一夜》中的一个奇迹。（切火腿）我，若尔任卡^②，按艺术的一切规则给你切一块。连贝多芬和莎士比亚也切不成这个样子。只是这把刀钝了。（把这把刀和另一把刀相磨）

热尔土兴 （打哆嗦）哎哟！……别磨了，维夫饼干！我受不了这声音！

奥尔洛甫斯基 您讲一讲，叶果尔·彼得罗维奇。您家里出什么事了吗？

沃依尼茨基 什么事也没出。

奥尔洛甫斯基 有什么新闻吗？

沃依尼茨基 一点也没有。一切都照老样子。去年怎么样，现在也还是怎么样。我呢，照例说话多，做事少。我那个老寒鸦妈妈仍旧在唠叨妇女解放；她一只眼睛已经在瞧着坟墓了，可是另一只眼睛却在她那些深奥的小书里寻找新生活的曙光。

奥尔洛甫斯基 那么萨沙^③呢？

沃依尼茨基 可惜，那位教授还没有让蛀虫吃掉。他跟从前一样从早晨到深夜坐在他的书房里写作。“我们用尽聪明才

① 一种表面上压有方格的薄脆饼干。由于佳津是麻脸，因而得此绰号。

② 指叶果尔·沃依尼茨基。叶果尔是盖奥尔吉的俗名。此处的若尔任卡以及下文的若尔日均为盖奥尔吉的爱称。

③ 萨沙为亚历山大的爱称。

智，皱起额头，写出各种颂诗，可是写来写去，到处也听不见有谁赞扬我们，或者赞扬那些颂诗。”可怜的纸张啊！索涅琪卡跟先前一样读深奥的小书，写很深奥的日记。

奥尔洛甫斯基 我亲爱的，我的心肝……

沃依尼茨基 凭我的观察能力，我该写一部长篇小说才是。有一个题材就在一个劲儿地要求我把它写到纸上去。主人公是个退休的教授，那是一块放陈了的面包干，一条有学问的鲤鱼……他有痛风病，有风湿病，有偏头痛，有肝脏病，有杂七杂八的各种病……他嫉妒心重，比得上奥塞罗。他不得不住在他前妻的庄园上，因为城里他住不起。他老是抱怨他时运不济，其实他运气好得出奇。

奥尔洛甫斯基 嘿！

沃依尼茨基 当然啦！您只要想一想他多么走运！姑且不谈他是一个平民，一个教堂小职员儿子，原是宗教学校的学生，后来得了学位，在大学里教书，也不谈他做了“大人”^①，做了枢密官的女婿，等等。这些都不重要。不过有一点您要注意。这个人讲艺术方面的课，写艺术方面的文章，整整有二十五年了，可是他对艺术简直一窍不通。整整有二十五年，他唠叨别人的那些关于现实主义、倾向性和其他种种无聊东西的思想；这二十五年当中他讲的课，写的文章都是聪明人早已知道而傻瓜又不感兴趣的东西，这就是说整整二十五年他在买空卖空。同时他又获得多么大的成功！多么大的名望啊！这是什么缘故？凭什么？有什么权利？

奥尔洛甫斯基 （大笑）这是嫉妒，嫉妒啊！

沃依尼茨基 对了，嫉妒！而且，他在女人方面也获得多么大的

^① 意谓“做了大官”；帝俄的大中学校教师都叙官品。

成功！无论哪个唐璜^①也没见识过这么十足的成功！他的前妻，我的姐姐，是一个美丽温柔的女人，纯洁得象这块蓝天，高尚而慷慨；许多人爱慕她，人数比他的学生还要多；可是她深深地爱他，只有纯洁的天使爱那些跟他们同样纯洁美丽的对象的时候才能爱得那么深。我的母亲，他的岳母，至今崇拜他，至今对他怀有一种诚惶诚恐的敬畏心理。他的第二个妻子是个美人儿，又聪明，你们见过她；她在他到了老年的时候才嫁给他，把自己的青春、美丽、自由、光彩等等统统献给了他。这是什么缘故？为什么？再说，要知道，她多么有才气，是个多么好的女艺术家！她钢琴弹得多么精彩！

奥尔洛甫斯基 总的来说，这是一个富有才能的家庭。一个少见的家庭。

热尔土兴 是啊，比方说，索菲雅·亚历山大罗芙娜就有一副出色的歌喉。她是个惊人的女高音歌手。这样的嗓子就是在彼得堡也听不到。不过，您猜怎么着，她唱到高音的段落未免太费劲。真可怜啊！把高音的段落交给我来唱吧！把高音的段落交给我吧！啊，要是这种段落唱好了，那么，您要知道，我敢拿脑袋向您担保，她会有惊人的成就……对不起，诸位先生，我要跟尤莉雅说几句话。（把尤莉雅拉到一旁去）你派个人骑马到他们家里去一趟。你这样写：要是他们现在来不了，那么哪怕来吃正餐也好。（放低声音）不过，你别胡写，别弄得我丢脸，你写得稍稍通顺一点……不要写出别字来……（大声，亲切）麻烦你，我的朋友。

尤莉雅 好吧。（下）

佳津 据说我无缘相见的教授太太叶连娜·安德烈耶芙娜不但

^① 此处指“风流才子”。

精神上特别美，而且相貌也特别美呢。

奥尔洛甫斯基 是啊，那是一位了不起的夫人。

热尔土兴 她忠实于她的教授吗？

沃依尼茨基 说来可惜，忠实的。

热尔土兴 这有什么可惜的呢？

沃依尼茨基 因为这种忠实是彻头彻尾虚伪的。在这种忠实里，有许多空洞的言辞，可是缺乏合理性。对一个自己不能忍受的老丈夫变心，这叫做不道德；可是极力扑灭自己的可怜的青春和活跃的感情，这倒不是不道德了。见它的鬼，这哪儿谈得上什么合理性呢？

佳津 （用带哭的声音）若尔任卡呀，我不喜欢你这种话。喏，说真的……我甚至发抖了……诸位先生，我没有才能，没有天花乱坠的口才，然而请允许我不用漂亮的词句，本着良心跟你们说一说……诸位先生，谁对妻子或者丈夫变心，谁就是一个不忠实的人，而这种人就能够背叛祖国！

沃依尼茨基 你堵上你的喷泉吧！

佳津 你容我说几句，若尔任卡……伊凡·伊凡内奇，列涅奇卡，我亲爱的朋友们，你们要注意我的命运变化无常。有一件事已经不成其为秘密，不为真相不明的乌云所笼罩了，那就是我的妻子在婚后第二天就离开我跟她所爱的人逃跑了，原因是我的外貌不招人喜欢。

沃依尼茨基 她做得好。

佳津 请容我说下去，诸位先生！自从那个变故发生以后，我没有背弃过我的责任。我至今爱她，至今忠实于她，尽我的能力帮助她，而且写下遗嘱把我的财产传给她和她爱人所生的孩子。我没有背弃我的责任，而且引以为荣。我自豪！我

被剥夺了幸福，可是我仍感到自豪。她呢？青春已经过去，美丽在自然规律的影响下减退了，爱人去世，祝他升天堂吧。她还有什么呢？（坐下）我严肃地跟你们讲话，你们倒笑我。

奥尔洛甫斯基 你是个善良的人，心好，可就是讲起话来太长，太爱挥手……

〔费多尔·伊凡诺维奇从正房里走出来；他身穿上等呢料的紧腰长外衣，脚登长筒靴，胸前佩着一个勋章和几个奖章，挂着一根粗的带坠子的金表链；手指头上戴着贵重的戒指。〕

四

〔人物同前，加上费多尔·伊凡诺维奇。〕

费多尔·伊凡诺维奇 你们好，小伙子们！

奥尔洛甫斯基 （快活）亲爱的费久沙^①，我的儿子！

费多尔·伊凡诺维奇 （对热尔土兴）给你过生日道喜……祝你长得高大……（同大家打招呼）父亲！维夫饼干，你好！祝你们胃口常开，努力加餐。

热尔土兴 你到哪儿逛荡去了？这么迟才来，太不象话了。

费多尔·伊凡诺维奇 真热呀！应该喝点白酒才对。

奥尔洛甫斯基 （欣赏他）我的亲人，你的胡子可真漂亮……诸位先生，他不是个美男子吗？你们看：他不是个美男子吗？

费多尔·伊凡诺维奇 给过生日的人道喜！（喝酒）谢烈勃利亚科夫家的人没来吗？

① 费久沙以及下文的费坚卡、费佳均为费多尔的爱称。

热尔土兴 没来。

费多尔·伊凡诺维奇 哦……那么尤莉雅在哪儿？

热尔土兴 我不知道什么事把她绊住了。现在应该上馅饼了。

我马上去叫她。(下)

奥尔洛甫斯基 我们的列涅奇卡，这个寿星，今天有点心绪不佳。闷闷不乐。

沃依尼茨基 他简直是畜生。

奥尔洛甫斯基 他神经不正常，这也是没法子的事……

沃依尼茨基 他太爱面子，所以神经才不正常。您当着他的面说这条鲱鱼好，他马上就会不高兴：为什么不称赞他。他糟糕极了。喏，他来啦。

[尤莉雅和热尔土兴上。]

五

[人物同前，加上热尔土兴和尤莉雅。]

尤莉雅 你好，费坚卡！(同费多尔·伊凡诺维奇互吻)吃吧，亲爱的。(对伊凡·伊凡诺维奇)您瞧，亲爱的教父，今天我送给列涅奇卡一件什么样的礼物！(拿出一个表坠，那是一只小鞋)

奥尔洛甫斯基 我的宝贝，我的小姑娘，这是一只小鞋啊！多么好的东西……

尤莉雅 单是金线就花了八个半卢布。您看这小鞋的边上，有小珠子，小珠子，小珠子……这是绣的字：列奥尼德·热尔土兴。这儿是丝绣：“我送给我爱的人。”……

佳津 让我看一下！妙极了！

费多尔·伊凡诺维奇 您丢开这个吧……够了！尤莉雅，你吩咐他们拿香槟来！

尤莉雅 费坚卡，这是傍晚喝的！

费多尔·伊凡诺维奇 哟，这是什么话：傍晚喝的！现在就拿来吧！要不然我就走了。说真的，我一定走。你放在哪儿了？我自己去拿。

尤莉雅 你，费佳，老是搞乱人家的家务。（对瓦西里）瓦西里，给你这把钥匙！你知道，香槟放在堆房里，就在墙角上那口袋葡萄干旁边，装在一个筐子里。不过要小心，别打碎什么东西。

费多尔·伊凡诺维奇 瓦西里，三瓶！

尤莉雅 你成不了好当家的，费坚卡……（把馅饼分送给大家）诸位先生，多吃一点……正餐不会很快，要到六点呢……你不会成器的，费坚卡……你是个没出息的人。

费多尔·伊凡诺维奇 得，她训起人来了！

沃依尼茨基 好象有人坐车来了……你们听见了吗？

热尔土兴 不错……这是谢烈勃利亚科夫家的人……他们总算来了！

瓦西里 谢烈勃利亚科夫老爷到！

尤莉雅 （大叫）索涅琪卡！（下）

沃依尼茨基 （唱）我们去迎接啊，去迎接。……（下）

费多尔·伊凡诺维奇 他们这么高兴！

热尔土兴 有些人多么不顾体面啊！跟教授太太私通，而又不肯瞒住这件事。

费多尔·伊凡诺维奇 是谁呀？……